



悲观断言不成立

“中国创新”成了最时髦的词汇。科学家说“技术创新”、经济学家说“制度创新”、企业家说“管理创新”、市长们说“城市创新”，而中关村管理委员会公开宣布，他们已经启动“中关村的创新之路”。

中国人喜欢新名词，把它当做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但是至少有一个官员感到其中味道不对，提出异议。“我要特别强调，”他在2005年秋天的一次政府会议上说：“创新不是我们最终目的。”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就反问：“难道中关村过去没有创新吗？”

官员们在公开场合讲话缺乏个性，能够把话说得如此锋芒毕露，并不多见。此人名叫戴卫，是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他是那种容易相处的人，和上下左右的关系极好，面相和善，说话缓慢，调门不高，给人留下优柔寡断的印象。其实此人外圆内方，每当他的理想和自尊受到挑战，就显示出个人性格中强悍的一面。2005年他有好几回遇到这样的挑战。有一回《科技日报》刊登文章说，中关村不是技术城，只不过是商业城。这让他无比愤怒，拍案

纪实文学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了三年的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凌志军 著 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

而起，集合属下，宣布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然后率领一队官员找上门去，近乎无理地要求编辑部收回报道，结果逼得报社不得不公开道歉了事。还有一回记者想要抛个难题给他：“有人说‘中关村死了’……”记者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谁说的？”他把下巴一抬：“你告诉他，他死了，中关村也死不了。”

“中关村之死”的预言已经发布一年多了，可是中关村还没有死。不过说老实话，它的确不再独领风骚。原来中关村人一向以为自己的技术优势是所向无敌的，这时候得知全国各地高新技术开发区风起云涌，华东的上海、华南的深圳、华中中的武汉、西部的西安，纷纷赶将上来，把那些原来属于中关村的人才和资源抢去不少，不免着急，于是殚精竭虑，试图恢复中关村的技术领袖地位。他们耗费几亿元改造基础设施，拿出人人向往的“京城户口”，疯狂争夺人才。然而种种攻击性的舆论还是不肯停息，让中关村人的自尊心受到新的侵害。

新时代瞬息万变。在中关村这样的地区，每天都会发生一些出人意料的事。现在就说它“已经死了”，或者说它“将要再次喷发”，

都还为时过早。迅速而且强大的技术集结、资本集结和人才集结，形成了中关村的第三次浪潮。

某些最重要的跨国公司把他们的研发机构建立在这里，包括英国路透集团中国软件研发中心、IBM、微软、英特尔、法国电信、AMD、Google，连同留学生的公司和民营公司，按照中关村人的说法，这叫“三个方面军”，总计拥有60万人马，浩浩荡荡，占领着这块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均每天有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访问，每周有100个留学生来咨询，每月有一家跨国公司迁进来。其中有个Google，它进入中关村的颇富戏剧性的经过，也证明悲观主义者所说的“中关村唱的是曲现代计算机产业的‘空城计’”，又是一个错误。这个Google原本是打算把它的中国总部设在上海的。后来决定搬到这里。

这种趋势不会继续下去呢？没人知道，我们今天能够肯定的是，中关村不是像悲观主义者断言的那样“已经成为过去”，不是“必将落伍”，不是“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它正在续写自己的新历史，而且很明显，它比从前更聪明，也更富有新的精神。

完



隐藏的敌人

解决了外敌，“还乡团”的成员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内部斗争。

说来有点滑稽，斗争的起因并非分赃不均，而是性格不合。虽然徐有贞黑手狠眼皮极厚，但还是想做事的，是有追求的。可是石亨和曹吉祥这两位仁兄，除了有野心和贪欲外，啥也没有，如果坏人也分档次的话，徐有贞就是一个有品位的坏人，而石亨和曹吉祥就是坏人中的渣滓。

徐有贞和石亨、曹吉祥的矛盾从“夺门之变”后不久就开始了，他们原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关系很好，但功成名就之后，徐有贞才发现，他的这两个同伙素质实在太低。

徐有贞入阁之后，开始操持国家大事，每日忙于办理各种事务，毕竟他还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可石亨和曹吉祥却截然不同，他们发达之后，只热衷于干一件事——贪污受贿，不但如此，他们还不断在朝廷中安插自己的人，混乱朝纲。徐有贞每次看到这种乌烟瘴气的情景，都会不由得羞愧有加：当年我怎么和这帮人搞到一起了？什么素质啊？如果继续跟他们混下去，实在太丢人。

打定了主意，徐有贞开始

历史演义

本书第三册，从明英宗朱祁镇功败垂成的“夺门之变”后写起，叙述了忠奸不分的朱祁镇听信谗言，杀害曾救其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于谦。在他病逝后，相继继位的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一个懦弱不堪无所作为，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撂下的这副重担落在了明代三百年中最能闹的一个皇帝——朱厚照身上，宠八虎，建豹房，自封威武大将军，朝廷中充斥着一幕幕荒唐的闹剧，局势更是动荡不安……

当年明月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和曹、石二人保持距离，见面了也不打招呼，他要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石亨和曹吉祥终于发现，这位高学历的仁兄想洗手下船，和自己决裂。

天顺元年(1457)五月，“还乡团”第一次内斗正式开幕。这天，徐有贞、曹吉祥等人正在朝堂之上议事，朱祁镇突然拿出一份奏折，当众宣读，内容是这样的：曹吉祥、石亨等人贪污受贿、专横霸道、欺上瞒下、排除异己，应予惩戒。

曹吉祥当时就懵了，他手足无措，张嘴想要辩解，却不知说什么好。朱祁镇却没有看他，而是微笑着对徐有贞说：“御史敢于直言，是国家的福分啊。”

徐有贞看了尴尬的曹吉祥一眼，也笑了。徐有贞没有理会无地自容的曹吉祥，洋洋得意地走出了大殿。在他看来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可是他错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明代历史上唯一可以与文官集团对抗的死敌——宦官集团。

为了解决徐有贞，曹吉祥整日冥思苦想，经过长时间的钻研，他终于发现了徐有贞的破绽，并由此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不久后的一天，曹吉祥进宫见朱祁镇，君臣二人聊天，气氛融洽，突然曹吉祥话题一转，貌似轻松地谈起了宫内的

一件事情，且谈得津津有味，可他的谈话对象朱祁镇却脸色突变，大惊失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幕呢？

因为朱祁镇十分清楚，这件事情他只告诉过一个人——徐有贞。于是他急切地打断曹吉祥，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是徐有贞告诉我的。”

然后曹吉祥带着疑问的表情加了一句：“皇上还不清楚吗，外面的人全都知道了！”

背叛和泄密是皇帝绝对无法忍受的。自此之后，朱祁镇渐渐远离了徐有贞，不再将他看作是自己的亲信。徐有贞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想来想去，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得罪了皇帝，受到如此冷遇。

曹吉祥赢了，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给了徐有贞一次漂亮的回击。徐有贞当然不会将那些隐秘的事情告诉他，那他是如何知道谈话内容的呢？

这个诡计的秘密在于，徐有贞进宫见朱祁镇时，交谈的确实只有他们两个人，但听见的却有两个人，而那个多出来的旁听者就是太监。这些皇帝的贴身太监受到曹吉祥的指使，将每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他，然后曹吉祥会在不经意间说出这些原本只有天地你我方知的事情，将徐有贞塑造成一个口不择言的奸臣。

叁



疑似非典

我再次见到卓敏的时候，是我们分手一年之后的春天，干燥得让人脱水的春天。我正靠在阳光泼辣的车窗昏昏欲睡，她就突然出现在眼前。这样一个破旧的名叫“姊隐”的山间小站每天只有两班火车经过，每次只停靠三分钟，但我们再次相见，她竟像埋伏在寂静山脚数十年的一支叛军，倏尔抹杀我们永不相见的誓言。

再见到卓敏的这一天，其实我有另外一件重要事情去做。我站在重庆南温泉“半山公墓”的山坡上，洒下一瓶全兴酒，插上一束灯盏花，点燃两支娇子烟，对着墓碑上的照片说：“睡吧，这是你的福气，从此以后，你每天都有自然醒。”我对自己有过一生的规定，无论任何事情发生，都要在油菜花开的时候来到这片山坡为故人祭奠。三月的半坡开满油菜花，那种漫山遍野的明黄让我恍惚不安。

我叫杨一，我仍住在朝阳公园外那间老旧的房子里，每天坐着那部“吱吱”作响的电梯进进出出，每天经过那两排刚好九十六棵的白杨林。我吃着泡面，喝着可乐，呆看着天花板上的蛛网听下载的音乐。

我已经很久不会想起卓

都市小说

摄影记者杨一与艺术院校的卓敏偶遇，她有清澈的眼睛和柔韧的舞姿，戴一串水晶碧玺。仿佛是命运安排，频频相遇的杨一和卓敏相爱了，但是这个水晶般清透的姑娘却使杨一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要轻易去爱一个人，爱有多深，伤有多重——你是我的爱人，你是我的敌人。

李承鹏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敏，她与我无关，我和她同处一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已经忘了我和卓敏的很多细节，但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

在那之前的一个小时，我还在首都机场附近一家酒吧里和苏阳一杯一杯喝着“芝士+绿茶”。杂志社的电话像催命一样响起，掐掉，又响起，我必须赶往机场了，领导让我紧急拍摄一组“抗击非典”特写照。我拒绝了杂志社的死刑，我只是个“北漂”。

那是一个空旷清冷的夜晚，非典已把街道洗劫一空，空气中充满消毒水烧灼的味道……我忘了自己是怎样到达首都机场的，只记得满身酒味挂着“特通行证”穿过安检门时，警察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刚刚到达的这班旅客来自成都，他们一个个让温度计伸入腋窝，一个个把额头凑到红外线测温仪前，体温合格者，警察就在登机牌上盖上“合格”章，放行……

警察与记者们在警戒线前骚动着，我端着相机走上去想拍一个小女孩惊恐的脸部特写，一个警察粗暴地推了我一把，“老实点”，我的三脚架掉落下来，“砰”作响，我冲上前去……

一双漂亮的手拉开我并捡起三脚架，“冷静一下，都

为了工作，都不容易。”其实我不想惹事，我赶紧拍了几张就想离开这个空荡的地方，向外走，却发现那双手帮我拎着沉重三脚架的手属于一个女孩。很漂亮的一双手……很漂亮的一串水晶……很清澈的一双眼睛。她带着我穿越破碎虚空的候机大厅，我一路向她道谢。她摆着手淡淡地说“别客气”，瞥见手腕上有水晶的光芒闪烁。

我那辆旧JEEP就停在旅客到达口，我再次道谢，上车，惊讶……她竟拉开我的车门迅速坐上了车，急切地说：“求你了，快走。”

她语无伦次地说：“我有点打喷嚏，有点发烧，但绝不是非典，我昨天刚刚飞回老家，明天学校肯定要排外，我是被扣下，学校肯定要处分我，我没有请假……”“疑似”——一个恐怖的词在我脑海里窜出，我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但我看到一本举在手中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生证，和一双焦急之下开始潮红的眼睛……

一滴眼泪从她眼眶跌落时，我的大脑变得有点疯狂：这么清澈的眼神不会与“非典”有什么关系！我慢拉上手挡，松掉手刹，轰油门，一骑绝尘地在机场高速路上开始了这个改变我一生的故事。

壹



画中自有长寿经

关于宋美龄以习练中国书画来作为她养生长寿、陶冶情操的记述，近年来国内报刊有许多记载。

宋美龄真正潜心于中国画的研究，是1950年她到了台湾以后。这一时期她的绘画已入佳境，因为那时的宋美龄已经远离了国际政治舞台，在台湾也没有更多的“夫人外交”机会可以施展。这一时期宋对国画的痴情，可以从已经发现的她寄给幽禁中的张学良私人信件中略见端倪。

1951年1月12日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自来台后，余忽对绘画兴趣浓烈，大有寄情山水、两眼皆空之感。而蒋先生也主张余以习画养性，余即延请黄君璧先生教山水，而郑曼青先生之花卉，乃是台湾首屈一指之翘楚，两位才华决不逊于张大千和徐悲鸿。如此一来，余反倒觉得每日过得充实起来，再没有刚来台湾时那种终日惶惶、神不守舍的情绪……”

从中不难看出宋美龄喜欢水墨丹青已投入真实的感情，绝非一般政界人物茶余饭后的消遣与附庸风雅。宋美龄为什么一如既往地坚持绘画？特别是在她在美国居住的几十年时间里，即便后来她已经以轮椅代步，

健康指南

本书作者以20多年时间研究中国近代著名女政治家宋美龄官场之外的生活经历，透过其衣、食、住、行等生活历史，首次向国内读者揭示宋美龄长寿106岁的内幕秘闻，是人们研究思考养生健体，克服疾病战胜疾病的知识性佳作。

窦应泰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只能生活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那幢高层楼房里的狭小空间里时，宋美龄也不时坚持挥毫作画。到她将近100岁的时候，绘画已经没有力气，而从前可以握笔的手已经麻木而笨拙。在这种情况下，她仍然每天坚持坐在楼上的画案前面，让女侍在面前摆开横格纸，她要坚持用毛笔来写大楷。现在可以看到的宋美龄晚年练习毛笔字的字帖，那笨拙的毛笔小楷好像又回到了她的少年时期，不过这些饱含着沧桑的稚拙毛笔字，正生动地体现着宋美龄多年坚持书画来陶冶情操的顽强毅力。

宋美龄对自己的绘画和晚年坚持练字的做法曾经这样说：“不断绘画，就是我的养生之道。因为我希望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我不希望我生活在寂寞里。”

早从四十年代起，宋美龄就把自己的生活乐趣都集中在政治舞台的角逐和周旋上。不过，她在中国政坛上发挥作用的时间很快就被无边的寂寞所替代了，因为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彻底败退，也使宋美龄从此在国际论坛上变得黯然失色，而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病故以后，宋美龄从前那个有限的政治活动空间也随之变得更加狭窄。

在这种特殊的漫长空间里，宋美龄如果希望继续生存下去，继续保持她健朗的身体和平和的心态，就必须去寻找一个适合她的养生疗法，这就是她多年所喜欢的绘画和书法艺术。

宋美龄说过：“在饮食上上帝会保佑我。而在健身上我不喜欢过多的运动，在这种时候我和绘画结缘，也是上帝对我的恩典。我的绘画技巧不是很好，特别是对山水画我并不是很擅长，可是，愈是这样我愈是想练习。每一天的练习都会对我的精神起到振奋的作用，因为画画可以让我忘记许多人间的烦闷。绘画也不会让我大伤脑筋，它只能让我的情绪变得更好，更加欣喜和快乐，即便是生活中有了什么不快的事，我有了对绘画的追求，也会让我坦然面对世间的一切。久而久之，绘画就形成了我个性修养的一部分，它会让我的心态更好。”

毋庸置疑，宋美龄的晚年已经把别人视若艺术追求的绘画，当成了她让心态平和、精神愉悦和充实的最佳方式。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绘画，肯定会给绘画者的心理得到陶冶与平衡。这也许就是宋美龄从中年以后开始从政坛转向潜心于绘画的重要原动力之一。

拾捌